

家

□ 郭强

家是真实的来路，也是温暖的归宿。每次回老家，带去的是可见的，带回的却是亲情和回忆。

母亲年过八旬，身体还算硬朗。我多次劝她来城里居住，但她一直舍不得离开老家。知道我工作忙，怕给我添麻烦，平时一打电话就说你忙工作要紧，我身体挺好的，这星期不用回来了……

每次回家，母亲都随季节变化，让我带回新鲜蔬菜、野菜和自己腌制的各种咸菜……而且每次都提前去买她熟悉的一个农户家的“笨鸡蛋”，叮嘱我带给她的重外孙。这次在石家庄工作的女儿回家，提起奶奶捎来的鸡蛋，直说确实比超市里买的好，两个外孙也都嚷嚷着喜欢吃。我听了很有感慨，虽然路途很远，隔着两代人，但那种血脉相连、隔辈亲情、关心爱护是永远隔不断的，也连接着母亲与重外孙的感情。

每逢春节，更是觉得回家比什么都重要。前几年，在院里盘了个锅台，年三十的中午都是由

我下厨做“大锅菜”，这也是家人最喜欢的一道“大菜”，今年也一样。回家后，一番忙里忙外，一大盆热气腾腾的大锅菜就上桌了。老母亲特别高兴，也喝了两小杯白酒。一家人有说有笑，边吃边聊，忆物质匮乏时期的不易，叹岁月匆匆，一晃就是一年，知足温暖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。虽然职业不同，阅历不同，但对平安幸福、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同的。平时虽不经常见面，但彼此都珍惜亲情，守望相助。

饭后，我和外甥、侄子挂灯笼、贴春联。一会儿工夫，大门、窗户、迎门壁上，贴满了红红的春联和福字，瞬间新年气氛浓浓，欢乐溢满庭院，让人感受到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的场景，万象更新的一年到来了。

除夕夜，我和母亲一边喝茶，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和那些年的人和事。今年母亲状态好，没有一丝倦意。往年特别是父亲刚去世的那几年，母亲都是十点多就睡下了。一年里，我只有过年这几天，才是真正收心在家，那种感觉

是其他任何时日都无法比拟的，也是春节回家最大的意义。在节奏飞快的时代，在举家欢聚的除夕夜，让散乱、浮躁的心安静下来、沉静下来，找回自己内心最真实的生活状态，踏实而温暖。真希望这样的时光长久一点、再长久一点。

父亲和母亲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工人，困难时期挨过饿，知道粮食的宝贵；工资不高，知道节俭过日子，他们一生践行着勤俭善良、好人有好报这些朴素的道理，总是尽可能多做好事，不做对不起人的事。那么多的人生风雨和生活磨砺，教会了他们乐观、知足地面对生活。退休后，依然安贫乐道，简素而行，忙里忙外，尽量不给孩子们添麻烦。

父母从未恨铁不成钢，从未要求孩子们成为这“长”那“长”、这“家”那“家”，基本上是为而治的养育方式。父亲在世时对我嘱咐最多的就是做政法工作第一位的要坚持原则，依法办事。考虑问题要全面，凡事要沉住气，多听大伙伙的意见。对刚参加工

作或结婚成家的孙辈们，也是反复叮嘱，要努力工作，遵守纪律。要孝敬父母，好好过日子……这些潜移默化教育和影响，激励和鞭策我们这么多年一路走来，踏实做事，奋力前行。今年春节，母亲时不时地就会问到我和孩子们的身体和工作情况。我知道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健康平安、工作顺利、生活顺心。无论孩子们走多远，不变的是母亲对每一个孩子在心里深深的牵挂。

孩子们长大后，相继参加工作、结婚成家，回家的机会少了，这两年，因为疫情，和孩子们见面更少了，母亲学会了使用手机微信发语音和视频通话，和儿孙们保持着经常联系。作为儿孙，知道长辈养儿育女的辛苦和不易，更是常怀感恩之心，唯愿用自己的付出让她更放心、更舒畅地生活。

回家，深深地感受到的是温暖、依赖和前行的动力，是在外工作生活的心气与底气，也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和勇气。

(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公安局)



映日荷花别样红

张岩 作 (作者单位：邯郸市公安局)

自行车

□ 王胜田

小时候，我曾多次为我们家能拥有一辆自行车而骄傲，况且那辆自行车，还是当时流行的小翘把的。

父亲年轻时，走南闯北，做过生意、当过干部，自然这辆自行车成为他见识、身份、财富的象征和标志。也正因如此，自行车很早便进入了我的记忆。

那时父亲经常赶集、赶庙、串亲戚，每次出去必骑那辆自行车，每次骑自行车出去总要带上一个孩子。尤其是我们姊妹中最小的一个，最受疼爱，因此随车而去的永远是我。

岁月的打磨使这辆自行车早已失去前后挡泥板和链盒，但在泥泞的乡村土路上却显得十分简捷而实用。尤其是车梁上有一个像褡裢一样的帆布车兜，功能丰富，不仅可以随车携带一些货物，而且还兼任我的“坐骑”。每次父亲出去我都两腿跨上自行车大梁，两脚踩在车兜里，像一个出巡的将军，骄傲无比。

我记得有一年，父亲带我到十里外的镇子上赶集。由于路途较远，我逐渐失去了刚上车时的兴奋，稚嫩的双腿失去了站立的力量，屁股竟慢慢地坐在车梁上。车梁随着土路的起伏上下颠簸，周而复始地上下运动，导致当时还穿着开裆裤的我的屁股红肿不堪。回家后，在母亲的责骂下，父亲找人做了一个小木椅，放在车梁上，让我坐在车上显得更加威风的同时，也感觉特别的舒适。因此，坐着自行车出行成为我童年的乐事，学会骑自行车也就成为我童年时期的唯一奢求。

十岁那年，瘦小的我开始偷偷尝试着征服这辆虽

破旧但依然耐用的家伙。那时腿短，无法骑在车座之上，于是便试着用脚在大梁下掏进去踏着脚踏板。没有盒的车链蹭得我满腿油污，裤脚时常和链条绞在一起，难以行进。

有一次，我趁父亲不在，偷偷推出自行车，站在村西大坡上，贸然冲了下去，当然免不了一个人仰马翻的后果。摔伤胳膊是小事，而自行车被撞坏让我不知所措，最后还是悄悄地推进屋里，放归原处。我想怎么也免不了遭受父亲的一顿责骂。第二天父亲发现后，并没有暴跳如雷，而是教我如何骑自行车。父亲先教如何跨车，也就是左脚踏在脚踏板上一点点地溜车，一点点地滑行，溜着溜着，滑着滑着，便掌握了平衡。继而试着掏腿骑，父亲一边讲一边做示范，结果我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，成为我们村最年轻的“骑手”。这件事让我一直充满自信和骄傲。

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自行车，尽管当年的那辆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，然而我与自行车的缘分有增无减。由一辆到两辆，由小的到大的，由普通车到山地车，换着用、轮着骑，好不快活。几十年来，自行车一直伴随着我。后来尽管儿子到外地读书去了，尽管我早已开了汽车，尽管……但我对家中不同时期购买和使用的四辆自行车一直舍不得扔。生活的空间虽然拥挤，搬家又非常麻烦，妻子几次建议送别人两辆，都被我拒绝了，而我有一段时间都一辆一辆地推出来，看一看，擦一擦，避一避，那种快乐，可能妻子体会不到吧。

(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)

香椿

□ 宋雁龄

楼下有一棵香椿树，栽种在绿化带里，与月季、龙槐相伴。我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时候，是前年春节一次雨后。

隔着窗子向外望去，瘦小的树干没有多少枝杈，干枯的样子，一度让我觉得这树并没有生命。仔细看过，却发现零零散散的叶托裂开了，长出短短的芽儿，泛着深红，芽尖上面还有一层肉眼可见的绒毛。我一时没有分辨出这是什么树。过了几天，从树下经过，丝丝香气隔着口罩而来。这香气明显不同于花香、草香，更不是那棵尚未看到绿色的龙槐散发出的，这时，我把目光转向了它。

不知何时，原本在楼上看到的小芽儿不见了，变成高低错落的簇簇新叶。叶梗串联着细长的叶片，迎风舞动着，那原本让我印象深刻的深红，闪着淡淡的油光，在湛蓝的天空下，带来了春的气息。就在那天晚上，邻居敲开了我家房门，递过来一小把香椿芽。说道，在楼下新栽种了一棵香椿树，头一年没摘多少，尝尝鲜吧。

原来是香椿呀。我忙接了过来。小时候，家乡有很多椿树，大都是野生的臭椿，一年一年滋生繁衍着，零零散散遍布于街道旁、庭院、抑或田野。一到春天，它们和其他树一样发芽，长出叶子，直到可以到树下乘凉。想想看，香椿树也是有的，不过，与没有主人的臭椿树相比，几乎无一例外，全长在别人家的院子里。

我家没有吃香椿的习惯。要说第一次吃香椿，是在石家庄求学的时候。那天黄昏，我去舒老师家吃饭，餐桌上有一道金黄色的炸物，说鱼不像鱼，说菜我却叫不上名字。我喜欢吃煎炸食品，于是单等着这盘子看。

这是香椿鱼儿，香椿叶子裹上面糊，多像是鱼的身子！梗和叶子相比瘦一些，更像是鱼的尾巴，所以才得了香椿鱼儿这个名字。

香椿的香气极其特殊，可以归类于香菜、芹菜那样的“特殊”蔬菜，喜欢的就爱吃这一口，不能接受的，躲之不及。

我迫不及待夹起一根嚼嚼，外酥里嫩，满口留香。那香气像是被封存在我的口腔里，氤氲着味蕾，在心上划开一道涟漪。这之后，我再也忘不了香椿的味道。

据史书记载，早在唐代，香椿和荔枝作为一北一南的贡品，就被送往长安，供王公贵族食用。中医认为，香椿不仅是一道蔬菜，还是一味良药。香椿芽性凉，味苦平，有清热解毒、健胃理气、杀虫固精、美容养颜等功效，故民间有“常食香椿芽不染病”的说法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椿是一种“发物”，故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要少吃或不吃。

每到春天，当香椿树开始发芽，头茬芽叶就是这“树上蔬菜”最鲜美的时候。“北方英雄”元好问在他的《游天坛杂诗》中描绘了采摘香椿芽的情景，“溪童相对采椿芽，指似阳坡说种瓜。想得近山营马少，青林深处有人家。”采摘下的头茬香椿芽，炒鸡蛋、拌豆腐，或炸香椿鱼儿，都是一道时令性极强的美食。

香椿属于一种短季节性美食，虽然现在有大棚种植技术，但香椿的实际食用时间只有一个多月。每每到了吃香椿的尾声，市场上只有零星几家有香椿在卖，价格并没有便宜，买一小把回家，做香椿鱼儿，再享受一下当年最后的香椿。

水中加盐烧开，将择洗干净后的香椿焯水30秒，捞出过凉水，挤干水分。另取一碗，放面粉、盐、五香粉少许，加鸡蛋和水搅拌均匀成稠度适中的面糊。炸锅放油，待油温四成热时，将每一根香椿芽均匀裹上面糊，入油锅炸，炸至金黄酥脆捞出。香椿鱼儿入口，顿时齿颊留香。

(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)

穿透岁月的橘香

□ 胡亮

人到中年，很多的回忆被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。可是总有一些生活的片段，历久弥新，在记忆的最深处律动。

沧桑岁月中，三十年前的一个普通的橘子，总是在记忆中闪显，常常走入我的梦境，敲打着我的心扉，激荡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，任思念如一泓泉水缓缓流向昨天。

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警校上学的第一个国庆假期结束，那时候对荒郊僻壤的家乡没有什么眷恋，心已经飞到了坐落于海滨城市的学校，当时在我眼中，那里是汇聚青春浪漫和活力的地方。

那时的交通不发达，去市里上学要步行到3公里之外的车站等长途客车。说实话，我明明是可以在家多待会儿的，可为了摆脱母亲的唠叨我还是提前出发了。母亲送我到庄口，被我极力劝住，当我快走到村路拐弯处、即将回望不到庄口的地方时，我下意识地回首看了一眼，母亲依然朝着我的方向站立在那里，在我稍有些不耐烦地挥手中母亲方才转身。

我大步流星地走在乡村的路上，憧憬着回学校后欢快的生活，路边的山水勾不起我一丝的离愁。忽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乳名，是如此急切，那是母亲的声音。我回过头来，她小跑着奔我而来，那时候的母亲五十多岁了，体弱多病，之前我几乎没见过母亲

跑步，走路总是慢别人半拍。看母亲万分焦急的样子，我也快步回转身了回去……母亲没有说话，而是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手帕，打开后，露出一个橘子。这时她才说：看我这记性，想这次你走时给你带着的，竟然给忘了，回到家才突然想起来！看到母亲的样子，真是让我又好笑又心疼。那个年代，在闭塞的农村，是不轻易舍得买橘子的，可自以为见过了世面的我，当时认为母亲太小题大做了。

在客车上，百无聊赖中，想起母亲“抢送”给我的橘子，我拿出来慢慢剥掉了橘皮，一瓣一瓣放进嘴里，依稀记得橘子有些干枯，明显放的时间稍长了，但还是很甜。

就这样，这个橘子的小插曲一度成为搞笑故事，多次讲给家人、朋友，即便偶然想起这件事，我也会自己偷笑一番。多年里，我以这种轻松的心态回味着这生活的片段，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。

我成为父亲后，体验到了做父亲的酸甜苦辣。同时，母亲年岁更大了，变成了老太太。我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母亲跑步追我送一只橘子的情景，在我心中愈来愈沉重，我不再轻与人言，深埋于心底。

九年前，父亲去世，母亲没有了相依相伴的另一半。失去了父亲的我，更加希望能陪伴母亲更长的时间。5年前，母亲总说脚疼，县医院查不出原因，后来去市人民医院，检查出下肢动脉血管闭塞。后来我说服母亲，去北

京做手术。谁料想，手术导致母亲血液感染，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。当时的我犹如闯进当头，一时间茫然失措……

我每天守候在重症监护室外，在揪心、忐忑中等待。一天夜里，我迷迷糊糊竟睡着了。在梦里，出现了母亲送给我的橘子，我拿着这个橘子一瓣一瓣送到母亲嘴里，昏睡中的母亲竟眯着眼睛蠕动着嘴，将橘子一瓣一瓣吃下了，最后母亲竟睁开眼睛，起身下了病床，我惊喜地抱住母亲，在梦中喜极而泣，大喊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醒来时，我已泪流满面。

第二天，母亲病情有了明显好转。欣喜中，我想起了梦中的橘子，在潜意识中橘子幻化成神奇的瑰宝，烙印在我的心田。

今年春天，我在一次执行任务中，听到久病在床的母亲病情恶化的消息，赶到医院时，母亲已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见到母亲时，她说：“这回我可要真的走了。”这句话成了她留给我的遗言。

母亲离开一百日那天，按照风俗我们去母亲的墓地，在摆的贡品中，我特别嘱咐妻子加上一个橘子。跪在母亲的坟前，目光却聚焦到那个橘子上，泪眼朦胧中，耳边似乎再次响起母亲的声音，叫着我的乳名，恍惚又回到了少年时！

(作者单位：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)

儿时的泥模壳

□ 闫辰国

泥模壳，是我儿时玩耍的一种用泥巴制作的玩具。大概六七厘米长，椭圆形，外观类似贝壳状。凹下去的一面有图案，凸出的一面光滑，是它的脊背。这种玩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们中较为流行，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
昔日在村子里的孩子，玩耍的内容都是随着季节规律而变化的。夏天，我们粘知了、摘蓖麻桃、采苦楝子；秋天，我们推铁环、捕蜻蜓、吹羊笛；到了冬天，我们捉迷藏、滑冰；到了春天，阳光明媚时，不温不燥，男孩子多是玩泥模壳。

泥模壳经火烧制就成了我们眼中的“艺术品”。曾经在农村的集市上也是有卖的，小贩拿起半布袋的泥模壳往地上哗啦一倒，2分钱一只随便挑选。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拨浪鼓一响，就能让我们兴奋不已，争着跑出来围观。在铁丝编制的货筐里，除了针头线脑后，还有孩子们喜欢的泥模壳。

那时，家里大多不富裕，大人手里钱紧，孩子们攒个钱就更难了。春节的压岁钱要省着花，待到农历“三月三”之后，我们就跟着大孩子们出村赶

庙会去买泥模壳。泥模壳虽小，但包罗万象，有各种动物花草、神话人物、生活用具、武器装备、交通工具等图案，是农村孩子了解世界、增长知识的媒介。当年，小伙伴们之间常炫耀自己的泥模壳，谁拥有的品种多，谁就拥有了话语权。

我还记得我为了一只泥模壳，曾与同院的辰平打过架。小时候家里穷，母亲养几只鸡是为了卖鸡蛋，换取日常的油盐酱醋或补贴家用。有时，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泥模壳，我便趁母亲外出时，从家里偷拿2个鸡蛋卖给村供销社，两个鸡蛋能卖一毛钱，可买5只泥模壳。母亲心很细，哪只鸡该下蛋了，每天收几个鸡蛋她心里有数。一旦发现有鸡蛋，定会调查一番。为此，我没少受到母亲的责骂。

泥模壳除了买，也与小伙伴交换。当拥有了几只泥模壳后，我们就学着复制。如贝壳状的泥模壳，它的图案是一种反版阴模。里面凹进去的部分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、人物肖像等。扯一块泥巴，放入泥模壳中，用手按压下去。没耐性，没力气，按压不到位，印出的图案不清晰。劲用大了，泥模壳容易破碎。因此，用劲要恰到好处。接着，用手掌

把手指印抚摸光滑，再用手把泥模壳多余的泥巴去掉，将边缘修好就可以掀模了。复制出来的新模壳与原模壳的图案正好相反，内容是凸出来的，有立体感。把新做好的泥模壳放在房顶上晾晒，一天翻两次，用不了几天就干了。刚做出的泥模壳最怕下雨，也怕小鸟落上去乱踩乱啄。多少次，人在教室里读书，心却惦记着房顶上的泥模壳……

晒干的泥模壳，其实就是一片干泥巴。拿在手里，装在兜里，一压一碰就碎了。我曾趁母亲做饭时，偷偷把泥模壳放在灶火里烧。吃完饭，从草木灰里扒出经火烧过的泥模壳，尽管比较坚硬，但颜色却成了黑乎乎的。

后街有个伙伴，长我三岁，他父亲是制泥模壳高手，常赶集售卖。我有事无事常往他家跑，偷学技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最终掌握了制作“秘籍”。

从寨墙根挖取一些胶泥糝，倒在用砖块垒砌的池子里，加水，用砖将池子封口。待两三天后开池，胶泥糝经水长时间浸泡分解后，质地细腻如羊脂。将胶泥挖出进行揉搓，揉出黏性，这样，用它复制出来的泥模壳图案更清晰，质地更细腻，晒干后不裂不变

形，非一般黄泥可比。当制作的泥模壳积攒到半筐后，就可以动手烧制了。

烧制泥模壳工序比较复杂。首先，拣拾些木棍烧制成木炭，再从牲口棚里捡拾些干牛粪。寻一处斜土坡势挖坑，留出通风口和排烟道。用几根铁棍横在土坑上当篦子。将木炭和干牛粪覆在铁棍上，再将泥模壳整齐排列在牛粪上面，最上面再覆盖一层牛粪。四周用砖和土围起来砌成窑。点燃篦子下的干草，干草引燃木炭和牛粪，蔚蓝色的火苗舔舐着窑内的泥模壳。火苗过大，会把窑内的泥模壳烧爆裂或烧得变形。火苗过小，泥模壳夹生烧不透。此时，需要通过控制进风口来掌控火苗。半蹲半跪在土窑前，弄得满面灰尘和一身牛粪味。待木炭和牛粪燃烧殆尽，迅速用土将窑闷住，保留其热量。次日清晨，悄悄扒开土层，一窑还带着温度、散发着牛粪气味的泥模壳便出现在眼前……

我用箩筐把泥模壳背回家，立马引来许多小朋友的围观，个个投来羡慕的眼光。有的用新品种与我交换，有的拿心仪的小玩意、小物件来换取我的泥模壳。有时还能换取糖果、点心或者小画册。

时光如水，日月如梭。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泥模壳这种曾深受我们喜爱的小东西尽管管土得掉渣，但它承载了我童年的欢乐，并留在记忆深处，从未褪色……

(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)